



李 亚 著

解 放 军 文 艺 出 版 社 XingFu de WanHuaQiu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幸福的万花球

Xingfu de wanhuaqiu

幸福的万花球

李亚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的万花球/李亚著. -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033-1763-9

I. 幸… II. 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8560 号

书 名: 幸福的万花球

作 者: 李 亚

责任编辑: 张俊南

装帧设计: 许向群

责任校对: 刘 妍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 @ 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333 千字

印 张: 12.375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763-9/I·1361

定 价: 2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心存至诚，得意忘形

——读李亚小说杂感

● 莫 言

李亚吾弟，淮北才子，生长亳州，魏武故里。人杰地灵，物产丰盛，一条大河，流淌其中。李亚其人，个头不高。闷声少语，性情孤傲。舞文弄墨，多年爱好。臧否人物，眼眶甚高。十余年前，相识林园。谈文讲武，宛如昨天。后入军艺，读文学系，晚我四届，乃我师弟。李亚小说，即将结集，嘱我作序，义不容辞。费时一周，研读文集，时时掩卷，闭目沉思。动我心者，葛庄系列。根本在此，非同小可。纵观古今，放眼中外，作家难脱，故乡情结。想那葛庄，垂柳绿杨，非真故乡，亦真故乡。精神归宿，想像源溯。一山一水，尽在其中；一草一木，皆有深情。闭目可见，伸手可捉。乡音缭绕，如在耳畔；斑斓画面，如在面前。诸多人物，栩栩如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桃园沸腾”，“胡琴燃烧”，心心念之，不屈不挠。一言既出，不依不饶。如此个性，为之眼潮。“北方旅馆”，“泥鳅、分裂”，意识流动，时空跳跃。比喻巧妙，语言精到。力道内蕴，烈火中烧。少年糖官，音乐狂童，为了胡琴，肯舍性命。利斧断指，大愿终成。青年麦官，退伍大兵，一身正气，铁骨铮铮。敢抗流俗，不避讥讽。

为了爱情，甘愿牺牲。桃之夭夭，愿结永好。堂堂君子，心如琼瑶。“泥鳅”庄严，生命历程，黄尘遍地，烈日如蒸。奔赴上海，已成象征。“分裂”痛切，惊心动魄，步步紧逼，轰然爆裂。逻辑严密，毫发不错。为了尊严，飞身撞车，这个短篇，可谓惨烈。

坊间流行，士兵小说，多年套路，实难打破。李亚所写，迥然有别。机关大兵，爱好养鳖。外表痞子，内心火热。关键时刻，方见本色。新型士兵，别样风采。语言机智，俏皮幽默，羊群骆驼，高出一截。写景状物，毛发毕现，海岛军营，浪花飞溅。诉诸笔端，如同亲见。“金色课堂”，生动活泼，女兵心态，变幻莫测，花样年华，犹如泡沫。

能写乡村，能写军营，城市边缘，屑小寄生。“水生之物”，“摇头之鱼”，飘荡游弋，无根之萍。行尸走肉，堕落灵魂，李亚心中，存大悲悯。

李亚之笔，摇曳多姿，李亚之情，沉郁雄奇。李亚熟谙，小说之道，厚积薄发，做猛虎跳。虎跳深涧，皮毛灿烂。身影矫健，如梦如幻。长啸一声，月落林表，谛听晨鸡，喔喔报晓。旭日东升，霜叶如火，如此境界，是好小说。

以此为序，似大不恭。心存真诚，得意忘形。

2004.7.19

目 录 CONTENTS

1	心存至诚，得意忘形	莫言
1	泥鳅	
17	幸福的万花球	
60	分裂	
87	被胡琴燃烧	
110	沸腾的桃园	
128	北方旅馆	
156	城里来的女人	
185	摇头鱼	
201	水生物	
228	金色课堂	
287	激流中的岛屿	
315	水上演出船	
327	早醒的机关兵	

泥 鳅

一

天真热呀。日头还剩下半块，夜影子都爬上树梢了，天还这样热，真是活见鬼了。小凤和她爹葛聋子拉着架子车从蟠镇回来，走了十好几里路，在村西头的河堤上坐的时间够长的了，一只小鸡娃长成长母鸡再下一篮子蛋也要不了这么长工夫。可是，他们的腿脚还没歇过来，汗水还没有消下去，父女俩仍然像刚从他们眼前这条河里捞上来似的。

河快旱干了，剩下半抔深的水经过连日来毒日头的照射，变得出奇的清明，一些指头长的小鱼瘦得韭菜叶一样，在发烫的浅水里游动着，比蜗牛还慢。在污泥中蛰伏着躲避毒日头的泥鳅，天近黑的这时候，都拔出身子，成群结队地在水面上蹿动，它们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显得欢快而盲目，它们在停歇的那一瞬间，从水面上露出一层婴儿手指头般的小脑袋，吹起一阵水泡，发出一阵强劲而昂扬的鸣叫，就像大声歌唱一样。

天还不黑，村头那一堆人死死地坐在那棵矮壮的大柳树下，好像单等着他们父女俩走过去。老天爷真不想叫天黑了吗？他们有点儿焦灼，有点儿怨恨，但不一会儿就被河里那些快活的泥鳅迷住了。他们眼勾勾地看了好大一会儿。

这些蠢虫子可真真实实呀，这么旱的天，它们还像过年一样。小凤坐在架子车帮上，盯着那些泥鳅，脸上都是欣赏的神情，仿佛忘

了满满一肚子惆怅。背上一个大罗锅的葛聋子压根就没听见小凤的话，可他笑咪咪地居然接上了话头，老天爷要是再不落几点子雨，这些蠢虫子都得变成硬帮帮的木橛子，拿一根插墙上，挂一年油灯都使不坏。小凤一听就噘起了嘴，转过脸去不再答理爹。她知道爹这些天就盼着下雨呢，老天爷要是下场大雨，爹可就逮住一个不去上海的好理由了。

葛聋子瞥见小凤的生气模样，赶紧不声不响地一下子低下了头，前胸差一点儿贴在地面上。他坐在那儿，时不时地挪一下屁股，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变成一张又焦又脆的肉烙馍了，腩下地面也像一袋子刚出锅的炒面，坐在上头真不是个滋味。这日鬼的天，咋能去上海呢？走不了八里路，我这把老骨头非得着火不可。他小声地嘟囔着，把本来就不过膝的裤管又朝松皮懈肉的大腿上挽了挽，然后两只脚相互帮忙，蹬掉那双他捡人家的炸帮裂线的黑皮鞋。一缕热风从脚丫间松散散地筛过，让他舒服得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小凤，我真想到秋天再去。秋天走路凉快呀。他又嘟囔了一声。小凤还没吭声，坐在架子车帮上，挺着个大肚子，像怀着龙胎的正宫娘娘，威风凛凛地向村头望着。葛聋子不吭气了，蜷起两条瘦腿，把两手放在皱得像核桃般的膝盖上，两眼迷离地看着刚收割过的麦茬地。好像他心里清楚得很，只要他们一去上海，就再也见不到这么香喷喷的麦茬地了。

小凤摇摆着手里的蓝毛巾，徒劳地扇着风。架子车头放着一个紫得发黑的陶瓷罐子，里面满满一罐子豆油，用塑料薄膜紧紧地扎着口，好像里面装的是金子熬出来的油。车厢里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猪屎，粘着猪毛，干在车厢上，散发着一股古怪的臭味，比放屁虫放出的屁还难闻。她想多卖几块钱，早上让她爹喂了两盆半猪食，可是那头不争气的死猪一路上屙个不停，到蟠镇上那会儿，估计它连昨儿吃的两盆食都屙出来了。小凤气呼呼地停下手里的毛巾，把手伸进裤兜，摸一把那卷子被汗水洇得湿漉漉的票子，一边斜着眼朝村头那帮子人瞥了一眼，抽出手来又在圆鼓鼓的裤袋上按一把，

胖乎乎的圆脸上浮出几缕快意来：我要是再不去上海，真对不住你们等了这么长日子呢！

村头那棵矮壮的大柳树下，那帮光膀子的男人和女人，麦收时累得蛋子儿摇铃铛，这会儿好像都歇过乏来，仿佛十几条吃饱喝足了的鱼，在那儿享受着浑水般的黄昏之光。几个小孩像逐奶吃的狗崽子，疯狂地跑来跑去，中间夹杂着劓猪匠葛歪头唱的两三句歪戏。葛歪头的嗓子尖俏俏的，带着一丝哭腔，活像死了亲娘似的，让人听了就会觉得比撞见狗吊秧子还晦气。

离得那么远，小凤就感到耳朵里一痛一麻，好似扎了银针。不用在当场，她就知道葛歪头唱的是啥。自从出了这事儿，她就没指望谁能说句好听的。她一辈子也没听到那个歪腿眼放过一个好听的屁。小凤冷笑着，朝她呆了23年的村庄忿忿地啐了一口，又看看西边的半块日头，它仍然硬着驴脖子贴在蟠镇的黑影上，就像葛小宝的那张脸，在自己的心头葫芦似的漂浮了这么长日子，按下去一半，另一半咋的也按不下去了。你这个又香甜又狠毒的日娘贼，萝卜一拔就跑上海去了，我这回非得去上海找到你不可。小凤带着几分甜蜜的怨恨，在心里骂了一阵子葛小宝，望着西边的日头在蟠镇上空慢慢地变红变软，仿佛立不住个儿的蛋黄，就要散下去了。

刚收割过不久的麦茬地，在逐渐稀松的夕阳下闪烁着淡薄的光芒。小凤嗅着旷野里弥漫着的麦秸的香甜气息，她觉得这味儿快赶上那瓣桔子的味儿了。她想着那一天，大约也是这个时分，葛小宝刚把那瓣桔子放进她嘴里，就一下子把她压倒在他家的麦秸垛后边。那事儿像一场大风，她一想起来，它就使劲地刮个不停，让她摸不清根梢，想不起从哪儿开始，又到哪儿结束。接着，葛小宝就去上海了。她头天晚上对他说了自己身子坏事的，他第二天一大早就没影了。她连着好几天上他家去找，每天去好几趟，连他一根毛也没找到。他那个烂眼圈的娘高低对她说他跑上海去了。他爹葛三还是村长呢，能管好村里千把号人，咋就管不住他自己的小祖宗？她要去上海找他，他们一分钱也不给她，还追着她要他们的小祖

宗，是她把他们的小祖宗弄得没脸在村里呆下去了，他们给小祖宗早定下的东王寨的那个小母鸡，大清早领一帮子人来把他家蒸馍的大锅和炒菜的小锅都砸了，她得想办法去上海把他们的小祖宗找回来呀，要不找回来，他家就得天天到蟠镇去买锅。她真想了好多办法，自从小祖宗跑掉那天起，她的脑筋一天也没歇息过，可是，她想的办法一个也没弄成。眼下可真顾不得那么多了，肚子等不得了，就是让爹用架子车拉着她去上海，也得把那个又甜蜜又狠毒的小祖宗找到。

热辣辣的风一下子变凉了，眨眼的工夫，日头咕咚一声沉进了蟠镇的黑影里，就跟半截砖头擢进深井里差不多。田野里麦秸的香甜气息也变得阴凉了，桔子的味儿也消失了。眼看着天边的黑云烟雾似的朝天当央漫来，好像到处都起了贼风一样。喘息间天就黑得看不见人影子，真是活见鬼了。

老天爷高低硬不住心肠了，开始估摸着下几颗雨点儿了，这下种豆子不发愁了。葛聋子心里开朗起来，麻利地穿上他那双黑皮鞋，哧溜一下子把罗锅驮起来。天要下雨了。我这腿脚，可走不动泥巴路。他弓腰站在那儿，说着话，两手胡乱拂打着屁股上的土，但见小凤在车帮上像扎根了似的一动不动，便闭上嘴，两只手也焊在了屁股上。

小凤又向村头看了看，黑锅底般的夜色淹没了她呆了 23 年的村庄。这会儿，柳树下那群好说闲话的歪屁眼们该回家吃新麦面做的大蒸馍了，就着刚从地里挖出来的大蒜，吃完了就用他们那带着臭蒜味的歪屁眼胡说一顿葛小宝和她小凤的事儿。小凤又朝黑暗中的村子啐了一口，站起来，摸索着把架子车上的那罐子豆油放稳了，才对黑暗中一团更浓的黑影子说：爹，你下坡得当心点儿，可不能弄打了它。

罐子里的豆油是半囤黄豆换来的。那黄灿灿的金豆子是爹当种子的，单等这几天下场雨，爹就要把它们撒进麦茬地里。可是今儿一大早她就把这半囤金豆子装进蛇皮袋，和那头该死的猪装上架子

车，拉到蟠镇换成了豆油。油商的胖脸活像一枚泡胀的红枣，本是个出了名的铁算盘，但见小凤挺着一个圆滚滚的大肚子，头脸就像水洗似的全是汗，就分外多给她打了两提子油，还给她找一片塑料薄膜紧紧地扎了罐口，免得放在架子车上一走动油会溢出来。

葛聋子赶紧应了一声，拉起车来，小心翼翼地下了河堤。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他从来没有听见过小凤说的话，但他从来没有领会错过小凤的意思，好像小凤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能跑出他的耳朵。

在拐向通往村庄的便道时，肚子里的那个小人儿突然间动弹了一下，好像嗅到架子车上罐子里的豆油香。小凤慌乱地腾出一只手，在动的地方按了一下，那个小人儿躲闪似的又动了两三下，疼得小凤差点闪个趔趄。这可不对，按日子算也得到下个月呀。乖孩子，你还得等等，我还没有去找他呢，你不能一出来就看不到你爹呀，这可不合咱葛庄的规矩。小凤咬牙切齿地胡思乱想着。那个小土匪好像得到了安抚，冷静下来。葛聋子可不知道这些，只管像一匹忠诚的骡子那样，拉着架子车急急忙忙地走。小凤喘了一口透溜的气儿，小步儿快走起来，紧紧地跟在架子车后边。

自麦收以来，天就没下过雨，路面上早已被蹚起了一指厚的浮尘，脚步和车轮一碾动，就会发出一串低哑的沙沙声。

二

锅台上的油灯被团团热气裹得几乎放不出光来。小锅里的老母鸡都炖烂了，隔着锅盖子，葛聋子也能看到那只老母鸡散架了。他坐在灶塘前，嗅着在厨房里像黄鹂一样飞来飞去的香味儿，禁不住地哼着鼻子。他真想捞出一条鸡大腿啃了。灶门口蹿出的火苗映着他发馋的老脸，他的脸比锅底灰还黑，布满皱纹和裂痕，就像他脚上那双拾人家的旧皮鞋。他朝大锅的灶塘里续着柴草，一满锅清水

发出即将沸腾前的嚶鸣声。小锅里的老母鸡是给小凤吃的，大锅里的清水是给小凤洗澡用的。这是他的经验，他的女人怀小凤时，他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们的小凤才这样招人喜欢呀。他一边留意着大锅里热水的动静，一边谛听着外边的声响。他侧着耳朵的姿势，就像什么都能听到似的。

用麻绳铁丝和几根檩条子扎成的院门吱呀响了一下。葛聋子紧着手儿把灶门口的柴草往里送送，站起身迎出来，出门时他还多余地低了一下头，他的腰弯得像一张弓，进出这个世上的任何一道门都无需再低头。

院子里漆黑一团。一阵子温吞吞的夜风刮过来，又刮过去，弄得院子里那两堆烂棉籽发出的臭味，像一群迷途的牛犊子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刺人鼻孔。不是小凤出来了；她一回来就进堂屋里睡去了，她挺着那么大的肚子，冒着烫人的日头走了十几里路，可真够她受的。葛聋子朝堂屋看一眼，屋里没有点灯，门框像个长方形的黑洞，让他隐隐约约感到一丝不安。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去，站在门外谛听了一会儿，似乎小凤的呼噜又香甜又干脆，像蟠镇上卖的大酥梨。她可真能睡呀，我又杀鸡又烧水，蹄儿没歇忙了半夜，鸡都炖散架了，她还没睡醒头一小觉。

葛聋子嘟囔着，费劲地仰脸看看黑暗中的天光，他估摸这时辰早过了三更鼓。温吞吞的夜风夹杂着几颗豆大的凉雨点，砸了葛聋子一脸。接着一道无声的闪电照亮了院子，闪电过后院子里更加黑暗。葛聋子麻利地把架子车推进空洞的猪圈里，又摸出猪圈顶棚下掖着的几片塑料薄膜，匆匆忙忙地扑进院子里，把那几片一摸就脆烂的塑料薄膜盖在那两堆霉烂的臭棉籽上，好像那两堆臭棉籽还能派上大用场。他那卖力干活的劲头儿，仿佛还打算在这儿过日子似的。

等葛聋子放心地回到厨房里，浑身都被雨浇透了。他脱下半截袖的褂子，一边拧着水，一边咒骂着村里的木匠葛六指头。他要不是长个坏心眼，小凤千辛万苦弄来的这两堆白生生的棉籽，早该生

出两茬蘑菇了。小凤请他来做个摆棉籽的木架子，好酒好肉伺候他，可他使了个坏心眼，在木架子上抹了一层药末，小凤把棉籽摆上去，才两天就都烂成酱豆子了。这个骡子养的，他要不是有个坏心眼，老天爷也不会多给他一个手指头。葛聋子眼里放着凶光，把湿褂子摊开，搭在案板旁的团筐上，在灶塘前坐下来时，他的眼光儿又温和下来。他觉得浑身酸痛，胳膊和腿仿佛要挣脱身子，自己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后边的柴草拉得背上发痒，他伸长胳膊，仿佛要抱住自己那样，左右手从对方的腋下绕过去，爬上高高的罗锅，哧哧啦啦挠起来。

北村那个瘸裁缝真该死呀。他要是不来葛庄招徒弟，小凤就不会跟葛三家的这个小祖宗去学裁缝。葛聋子眯着眼，两手舒舒服服地挠着痒，想起那一天葛小宝眉开眼笑地来到家里，在院子里的阳光下指手画脚，一个劲儿地给小凤说学裁缝的事儿，比蟠镇那个唱大鼓书的侯铁嘴还能吹。那会儿小凤正在端着簸箩捡麦种，说着笑着扔下麦种就跟葛小宝去北村了。他不知道他们都说些啥好听的，他只记得小凤的小圆脸被葛小宝说得绯红，两颗小虎牙都笑出来了。小凤跟在葛小宝后边，身腰扭得像一棵风中的小柳树，两根大辫子荡呀荡，就像两条长满绿芽芽的小柳枝荡在春风里。那几天小凤多高兴呀，一回来就跟他比画，等学出了师，她就去蟠镇上摆个裁缝摊，赚了大钱就盖三间大瓦房，再招个倒插门的女婿给他养老。

小凤真是个好闺女，哈。葛聋子笑了一下子就停下了，背上也不痒了，两只被虫蛀过似的干手叭的一声落在两个膝头上。小凤说得多好，自己盼了一辈子的就是这好事呀，没防住让葛三的小祖宗弄毁了。骡子养的。小凤学裁缝还没有半个月呢，就出事了。她栽了这么个大跟头，还非要去上海找那个小祖宗。她真是个死心眼，就跟她娘一样；葛三那个老鳖精一分钱不出，也挡不住她要去上海。小凤可真会想办法，刚出了正月就把三囤小麦全卖了，弄回来两团筐棉籽，她说棉籽会长出蘑菇，她要把蘑菇拉到亳州去卖，磨

菇在亳州卖的贵，可城里人喜欢吃呀。她想用卖蘑菇的钱坐火车，风风光光地去上海。可是小凤的好事让骡子养的葛六指头弄毁了，连累着他吃了一春红芋面和豆面做的硬饼子，可真难吃呀；到末了他还得用架子车拉着小凤去上海。葛庄离上海差不多有五六千里路，葛歪头知道，他整天走南集赶北集的给人家劊猪劊牛，见过大世面，他说就是从亳州坐火车去上海，也得一个半月零六七个小时。他老胳膊老腿的，还驮个大罗锅，估摸着咋的也得走上大半年。要不是小凤，他才不想去上海呢，他老透气了，得死在自己家里，再说小凤她娘还在村南头玉米地里等他呢。老天爷真好，下雨了，小凤这回走不了了，他也能好好歇歇胳膊腿。老天爷你要是再好点，就照这样一直下下去，他的胳膊腿就能歇过劲儿了。

葛聋子感到心里一阵子熨贴，直想伸个懒腰。灶塘里的火已经熄灭了，小锅里的老母鸡散发出的香味更加勾人。借着直跳灯花的灯光，葛聋子看到房檐上泻下的雨水，在门口那儿就像挂了一张玻璃珠串成的帘子。他觉得小凤头一小觉该睡过来了，得叫她起来，啃个鸡大腿喝碗鲜鸡汤。他习惯性地侧了侧耳朵，好像要听听堂屋里的动静，可是他刚把耳朵侧过来，就像遭到烙铁猛烫一下。他一下子抓起灶门口那盒温暖灼热的火柴，鲤鱼跃龙门似的，从那张玻璃珠串成的帘子里蹿了出去。

葛聋子点着灯又扑落两个灯花，光亮才把屋里照得分明。小凤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就像正在快活地大唱一出戏；她的身子激烈而鲜活地扭动着，她身下的苇席上仿佛刚浇了一盆水，正顺着床帮撒豆般的往下滴。屋顶也仿佛漏了雨，葛聋子觉得满屋里都潮得厉害。他花了半天工夫，才看清苇席上的颜色，顿时想起这光景儿他在23年前就见过了。那会儿，他女人就像眼前的小凤一样，大张着嘴，身子胡乱扭着。那会儿他也没有害怕呀，端来一盆热水，拿起热水里的菜刀，把那么难的问题都解决了。葛聋子觉得自己忽然间又变年轻了，他稳当地抓住小凤的手，齙着几颗黄牙，和和气气地说，别怕，这事儿难不住爹。

小凤在眨眼间看到她爹出去又进来了，她从记事起就没见过她爹这么麻利过。这一趟，葛聋子手里多了一个和面用的红瓷瓦盆，他把盆放在床头那张早已走形的方桌上，从盆里捞出那把明亮的菜刀。它剔明透亮，一丝热水顺着锋利的刀刃滴下来。葛庄的大人小孩都知道，在葛聋子家里，除了小凤，没有啥家伙再比这把菜刀更让他看重了。这把菜刀真的就要成为葛聋子的命根子了，23年前他曾用它干过一件长脸面的事儿，23年后他还要用它再干同样一件长脸面的事儿。这会儿，他把它举在胸口那儿，布满雨水的脸上都是骄傲的神态，眼光一直盯着小凤的脸，和和气气地说，来吧，这事儿难不住爹。

三

院子里还是那一堆人，他们嘀咕的还是那点儿事。爹一准还是坐在厨房门旁的那个楸木墩子上，他们说的啥事儿爹心里都明白，可爹就是懒得搭理他们。整整十天了，他们没有一天不来几趟的，头两天地地上都是雨水，他们把院子里蹬满了小泥坑，像个大麻脸，这几天晴得好，他们又把院子里踩平正了，光溜溜的就像打麦场。他们就爱把人家的事儿当成自家的事儿，啥都想知道，好像非看一眼她家里多出来的是不是一只小猴子。可是，他们就是不敢进堂屋门，他们心里清楚得很，谁敢进来，再出去时大家就会看到他脸上全是血条子。

小凤坐在床边，对着走形的方桌上的镜子梳着头。早一一起来她就开始打扮，到这会儿还没完，她的头发太难梳，两条大辫子这几天都睡得打结了。前两天她听见他们说的那点儿事，心里还气鼓鼓的，这几天她把啥事儿都拿定主意了，任他们说得上起燎泡，她也不生气了。桌角花瓷碗里的芝麻饅子金灿灿的，那罐子豆油真好，炸的东西又酥脆又出色。小凤从小就喜欢吃豆油炸的饅子，这

一回她高低能吃个够了。她梳好头发，耐着心打好大辫子，放下桃木梳子，捏一个馓子，一边响亮地吃着，一边看着床上睡得又香又甜的小东西，脸颊上慢慢露出神秘的微笑来。

他真像葛小宝，一点儿也没走种。他要是到了上海，让葛小宝见了，那个日娘贼一准会喜欢得倒过来叫他个爹。瞧这小嘴儿，活像个大元宝，长大了一准比葛小宝还能说会道，可是你不能学那个日娘贼说话不算数。

小凤心头一阵子甜蜜，又一阵子怨恨。她回想着葛小宝在她耳边说的那些好听的话，这会儿想起来真拿不准哪一句是真的，哪一句是假的。可是，不管真的假的，从他葛小宝嘴里说出来，就是那么入耳。头一天去北村，葛小宝就给她许愿，说要去亳州给她买个蜜蜂牌缝纫机。她不相信，她觉得葛小宝说这话就像铁链子拴定的狗叫唤，不是真咬人，因为葛小宝家夏天买过一个蜜蜂牌缝纫机，过八月十五那天就送到东王寨了。可是葛小宝说他压根就没相中他爹给他定下的那个小母鸡，说完了又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紧她，一个劲儿地夸她的大辫子。要不是她打他的手，她的大辫子早就在他手里攥着了。葛小宝真不容易，隔两三天才把她的大辫子攥到手里。这回没打他的狗爪子，因为他准备学出了师就和她到蟠镇开个裁缝铺，赚了钱就去亳州给她买一对金镯子。还不到半个月呢，葛小宝要给她买的东西就让她数不清了，她估摸，要是真的全买回来，恐怕得用一架子车才能拉完。可是一直到那天他把她按在他家麦秸垛后边，他也没给她买一根草，只给她吃了一瓣桔子。他们一起去北村，走到他家麦秸垛旁边时，他从裤兜里掏出那个黄桔子，说是他爹从亳州开罢全市干部大会带回来的，还金贵得像个金疙瘩似的，用褂襟子擦了十好几下，才剥开掰出一瓣，让她仰起脸张开嘴，就像喂小狗似的把那瓣桔子放进她嘴里。她还没尝到味道呢，他就把她摁倒在他家的麦秸垛后边了，接着，在他的大力压迫下，那瓣桔子囫囵个地进去了。

好像就是这样的，不会再有别的。小凤很满意自己的脑子这会

儿真好使，把那事儿全都想起来了。自从出了那事儿，她一心一意想把它根梢回想清楚，可是她活生生的就是做不到，现在她把它活生生地全记起来了。

小凤脸上还保持着神秘的微笑，她看一眼熟睡的小东西，神秘的笑容变得高傲起来。她走到窗户跟前，向院子里望去。她想再看看这十天来一直挂念着她的那些人脸上都放着啥样的光彩。

那堆人围在爹跟前，眼里咕咕噜噜地放着精光，好像爹不是一个又干巴又罗锅的老头子，而是一堆抽一张就能割耳朵的新票子。爹一声不吭，笑咪咪地看着他们。爹一辈子就这样，不管人家给他啥，他就会笑咪咪地看着人家，好多人佯装给他打招呼骂他，他也笑咪咪的。这不能怪爹，他听不见人家说的话有多么中听呀。

在那堆人里，没有人再比葛歪头和葛六指头更会给爹亲热了，别人只关心小凤都这样了他们还去不去上海，他俩想得更周到些。这十天里，他俩都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了，差不多天一明就来，蹲在爹跟前，小话儿说得一天比一天近乎，好像他们没有别的想头，一心一意地求着要给爹当孝子。回回都是葛歪头说的更好听，他还抽着常年不离口的竹节烟锅，尖细的小嗓门像戏台上俊女人唱戏。他的脖子好像在娘胎里就折了，头当顶一大块没毛的脑袋一辈子都寸步不离右肩膀。他歪着头，抽口烟，说的还是那几句老话：你路上用不着；现今儿啥世道，当年乾隆爷也没把世道弄这么好，年头里我赶王桥集，路上弄丢一块钢镚儿，昨儿我去赶王桥集，还看见它在路边直放光呢！我敢保证你往后用不着它了，可我急着用呀，我常年走南集赶北集的，天天都有人请我切个驴蹄切个马掌啥的，我那个在蟠镇曹铁匠炉上买的铲子，一点也不中用，我花了六块三毛钱，曹铁匠用桐木头给我打了一把铲子，他可真会做生意，我日他娘，这个瘸驴养的！

葛歪头当着爹的面，这样骂了曹铁匠十天，也没能从爹手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每一回到末了，他就会把竹节烟锅抽出来，往地上一磕，猛地一拧脖子，想把头拧到左肩膀上似的，站起来走到人